

# 走向胜利

周洁夫 著



# 走向胜利

周 洁 夫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五年·上海

何 蔚 装 幀

走 向 胜 利

书号 10086

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

(上海绍兴路74号)

字数 162,000 开本 730×1032毫米  $\frac{1}{32}$  印张 10  $\frac{1}{16}$  插页 2

1965年2月上海新1版 1965年2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6000册 定价(3) 0.74元

(原新文艺、上海文艺印 135820册)

中华书局上海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內 容 提 要

一九四六年七月，蔣匪帮发动了全国性的反革命内战，瘋狂地向解放区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勇敢、坚决的革命战争，在不断消灭敌人和壮大自己之后，人民解放军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就从防御轉入了全国規模的进攻。

这部长篇小說所写的，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它描写了一九四七年春季駐北滿的人民解放军三次出击松花江以南，有力地配合南滿的兄弟部队，狠狠地打击了敌人。它描写了一九四七年冬季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的規模巨大的冬季攻势：在这次战役中歼敌十余万，攻克了坚固設防的战略要点四平街等重要城市，奠定了东北全境解放的基础。

在这部长篇小說里面，作者着重描写了战士方志坚怎样从一个青年农民成为全团第一名战斗英雄的成长过程。同时，还可以看到活跃在战斗中的英明、勇敢的指揮員——师长李傅韓、团长王树功的形象；可以看到在战火中出生入死的李进山、楊占武等英雄的战斗員的形象。

---

一九四六年冬天的一个早晨，一列火車慢吞吞地駛进了哈尔滨車站。汽笛尖叫了一声，二十来节車廂抖動一下，往前靠了靠，停在冷落的站台旁边。从三四十个門里，同时涌出一群群旅客和一股股热气，站台上頓時暖和多了。嘴里呵出的白气汇成云朵，在人丛中飞升起来。

一节关得紧紧的悶罐車廂拖在火車末尾。待客車里的人都走空了，那节車廂的鉄門才嘩啦打开，唰啦啦跳下一群青年人，你推我挤地拥到站台上，站成个歪斜的二路橫队。他們穿着嶄新的棉軍装，戴着各色的皮帽子，穿着靴鞦<sup>①</sup>，斜挎着一式的新挂包，只是肩上缺少一件要紧的东西——枪。

最后下車的是个高个子，唯独他的肩上背着一支三八步枪。那人高颧骨，高鼻梁，戴一顶蓬蓬松松的白兔皮帽，没有放下帽耳，因此身材显得更高。寬大的臉上圍了半圈乱蓬蓬的絡腮胡，差一点跟帽沿上的兔毛连接起来。他稳步走到队列跟前，用寬亮的嗓門喊了声“立正”，船一样的靴靸先后收了进去，并在一起。高个子迅速扫了一眼，发现队伍形成一条曲线，多数人过分紧张，不是胸脯过挺，就是头抬得太高。他鎖起濃眉喊了声“报数”，却省了个“向右看齐”的口令。他认为这个口令是多余的。

尖細、洪亮、低沉、粗哑的声音接連爆响，一顶黑狗皮帽子往左甩了甩，抛出个数字，下手的淡黄臉汉子沒有張口，声音中断了，队列中有人发出笑声。戴黑狗皮帽子的細长个子急了，大声重复了一遍，同时抬起胳膊撞了撞紧邻，淡黄臉汉子才用受惊的声音叫出：“十七！”在继续报数声中，后排一徑发出吃吃笑声。

最后一伍报完数，后排末尾有个沙喉嚨叫：

“老洪！后排少一名。”

有人咕嚕了两句：

“还叫老洪哩！你沒有穿上軍装？”

---

① 靴靸是东北农民在冬天穿的鞋，內填靴靸草。

高个子好象什么都沒听到，拉住枪皮带走前一步說：

“同志們！不累吧？”

“累倒不累。坐了三天火車，两条腿都快坐断了。”  
这話又引起一陣吃吃笑声。

“不累咱們就赶路。走一走，腿就活了。”

淡黃臉汉子听說要走，急忙往前跨了一步，搓着骨节粗大的手說：

“老洪，我有个亲戚在街上，想去看看，……”

“算啦算啦，誰都有一亲半故，咱們不是望亲戚来的。”后排有人嚷起来，打断他的話。

戴黑狗皮帽子的細长个子一伸手，把淡黃臉汉子拉回原位。

高个子走到淡黃臉汉子跟前，拍一拍他的肩膀：

“方世兴，到了部队我給你写信。說你参加了人民解放軍，叫你的老丈人写慰劳信来，好不好？”見方世兴垂下眼眉不答話，便放大声音：“还是赶路要紧，对不对，同志們？”

“对！对！”

“走！赶路要紧！”

“早到早抗枪！”

队列里轰轰一片声喊叫。虽是零乱，却滿有精神。

高个子笑了笑說：

“可得走整齐呵，别让城里人笑话。”說罢抵住枪皮带，甩开一只空着的长胳膊，带头走了。

这列穿着新軍装的队伍走出火車站，穿过結了薄冰的柏油馬路，向南走去。本来他們还可以換車，再坐几站火車。可是近来軍运繁忙，火車不准什么时候有，說不定还不如走路快。再則高个子老洪有个打算：該让同志們练练腿勁，增加一笔当革命軍人的資本。

哈尔滨的早晨不但冷，而且冷清清，离火車站越远人越稀，走好久才能遇見一辆敞篷馬車，或是一两个行人。这也难怪，杜聿明天天吹噓要进攻哈尔滨，特务乘机搗乱，經常在清早黑夜打黑枪，市民們沒事很少出門。剛一开头，这群青年軍人还記得老洪在临出車站前吩咐过的話，規規矩矩地成两行行走，不敢乱了队形，让城里人笑话。現在見道上人稀，队伍里就起了悄声低語。方世兴搶前两步，半仰起头，打問戴黑狗皮帽子的細长个子：

“志坚，到前方得走多少天？”

“听洪同志說：慢則十天，快則八天。我只盼明天就到，”方志坚边走边說：“人长双飞毛腿多好！”

方世兴叹口气說：

“火車能直通前方就好了。往后回家也方便。”



方志坚飞快地用尖利的眼光瞟了瞟他的淡黄脸：

“喂，沒到前方就想开回家的事了。瞅人家洪同志，从关里打到关外，打了日本打‘遭殃’<sup>①</sup>，一口气也不歇。为咱们闹翻身，一个人背着棵大枪，翻沟越岭，这屯轉那屯，熬夜熬得眼红脸青，忙了三个多月，哪天听他讲过挂家的話？”

方世兴又叹了口气說：

“老洪是千錘百炼一炉鋼，咱怎能和他相比。”

“你不会学他？”方志坚有点不耐煩，說話时解开下巴下面的帽耳結子，卷起帽耳，露出年輕的五官匀称的全臉。

方世兴沒答話，低下眼睛。

他俩是远房的叔伯兄弟。方志坚今年整二十，原先是屯里自卫队分队长，喜欢唱乐笑鬧，屯里的年輕小伙子都乐意跟他玩。方世兴就不然。自卫队員們常跟方志坚开玩笑說：“往后別叫他二哥，干脆叫他二叔得啦！”从这句话里就可以看出方世兴的性格来了。不过方世兴也有一般年青人沒有的长处，比方他的衣兜里不但装着足够一天吃的干粮，还装着足够抽个把月的香烟紙。他的背包也比別人大，光韃韌草就装了四

---

① 东北人民普遍地把蔣匪軍叫作“遭殃軍”。

五斤。

“剛才亏你好意思在大伙面前提出来去望亲戚。”方志坚說：“人家說起来咱俩总是叔伯兄弟，把我的臉也丟了。”

方世兴沒有答話，掏出一叠裁得很整齐的卷烟紙，檢了一張，从油腻膩的烟荷包里倒了些烟末子，往地上一蹲，卷起烟来。

方志坚沒有停步，在队伍最前面晃动的黑枪管吸引着他。屯里成立自卫队以前，他就摆弄过老洪的步枪。他盯住那管熟悉的黑枪口，走着走着，两旁的洋楼消失了，出現密排的树行，城市給丟在后面。在光秃秃的树行后面，摊开收割过的田地，一股土地的气息钻进鼻孔，他的脑子里自然而然地涌起个活蹦鮮跳的場景：剛分到活閻王白增福家两垧好地的晚上，娘和弟弟盖着滿是樟脑味的新被子睡下了。爹坐在炕上一股勁抽旱烟，两眼死盯着窗戶，一会点头，一会微笑，一会又抽口气說：“三十年，啊，三十年，汗珠子积起来能装滿一塘子呵！”坐到灯油快尽，爹猛一把抓住他的手說：“走！咱們再去看看！”那只手火燙滾热。走到自己的地头上，沿着地边繞了个圈，爹掏起把土聞了聞，送到他的鼻子跟前：“多香啊！”他真的聞到一股濃烈烈的香味。

这股香味現在又冲进他的鼻子。他望着展平的田

地，好象遇見了一个知心好友。待他把眼光重新轉到黑枪管上，它变得晶亮耀眼，更加愛人了。喔，原来太阳已經爬过树頂，把阳光射在枪管上了。

后边，有个愉快的声音唱开了歌子：

騎上大馬持起枪，  
青年好汉上战场，

唱到这里，有几个声音加进来。原先那个沙喉嚨把声音提得更高，听起来使人耽心它会破裂。

父老的話几記心上，  
打垮反动派保家乡。

这个歌子是洪同志教的。屯里的青年和儿童們都会唱。方志坚喜欢这支歌，不过讲不出道理，兴許是因为它很实在。反动派仗着美国鬼子的狗势，总在吵叫着要打过松花江。你不去消灭它，它就会打过来。那时家保不住，身也翻不稳。自己就是抱着这份心思参軍的。临离家时，爹对他說：“孩子，別丟方家的臉，早日打垮反动派，早日享太平。”这支歌不是很实在嗎！

这群青年軍人一唱开头就很难收尾。他們唱了一

个又一个，把肚子里的新歌子都倒完了，才用一阵咳嗽来结束。歌一唱完，劲也松下来了，有的卷烟抽，有的扯谈，队伍分成了好几截子。

一个在火车上跟方志坚搞熟的邻屯小伙子，走在他的身边悄声地问他：

“真跟敌人打起来，你怕不怕？”

方志坚把嘴咧成个圆形，指着那顶摇晃的白兔皮帽说：

“他能，咱也能。反动派也是一个鼻子两个眼，头顶上没多长一只手，怕什么！”

“你猜猜我看？”

“怕！”

“怕？”那个小伙子把眼睛睁得溜圆，“我怕打不上敌人呢！在后方打中央胡子<sup>①</sup>真不过瘾。”

“喔哟！你比老洪还厉害。”方志坚大笑起来。

走在最前面的洪永奎排长跨着大步，脑子里片刻也安静不下，他回想过去，展望未来，觉得自己的责任越来越重了。

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全面地发动内战以后，中

---

① 东北人民把受了蒋匪委任的土匪叫作“中央胡子”，有时也用这来称呼蒋匪军。

国共产党东北局决定派两万五千名干部下乡发动群众，他也在被调之列。他虽然本心不愿意离开部队，迨一听说这是目前党的迫切任务，就二话不说，带上大枪，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队。一下乡，就跟贫雇农们一块下地锄庄稼，跟他们打成火热一片。经过工作队的宣传教育，锁住庄稼人脑门的铁锁，一把一把地给打开了。金顶子，银顶子，方家窝棚……的贫雇农烧起了千丈火焰，一个个挺起腰板，联合起中农，斗争了世代骑在他们脖子上的地主恶霸，搬回一袋袋快发霉的粮食，要回了自己长年流过血汗的土地。他看到农民的胜利，满心欢喜，好象在战场上打了胜仗一样。正当他的感情跟农民们的感情融在一炉，差不多忘记部队的时候，县的党委会转来了调他回部队的命令。他回到县上，县党委书记要他把一批新参军的战士带到前方。他们都是翻身农民，有一部分原来就认识。他们穿上军衣，成了部队的有生力量，跟自己的关系更亲了一层。可是他们过得惯军队生活吗？瞧他们眼前的模样，站队站不好，随便嘻笑哈哈，游击习气！不对，谈不上游击习气，干脆都是农民习气！应该提高他们，在路上先打个底子。

他回望了一眼，人们三三两两地斜在一起，摩肩擦背，笑谈打闹。方世兴掉在后面两丈远，正在往嘴里塞

东西，看起来简直不象个队伍。不行，得让他们锻炼锻炼，他扬起长胳膊，喊出口令：

“一，二，一！一，二，三——四！”

方世兴把吃剩的馍馍塞进口袋，跑步赶上队伍。原来成单行走的，三四个人成一行走的，有的退后，有的向前，成了双行，应和着口令，脚步整齐起来了。

洪永奎听着整齐的脚步声，满心舒服。他转过身来，举起长胳膊使劲往下一劈：

“骑上大馬挎起枪，——唱！”

骑上大馬挎起枪，

青年好汉上战场……

雄壮的歌声合着脚步在田野上震荡。洪永奎被心爱的旋律所激动，愉快地加入了合唱。

## 二

洪永奎排长把这批新战士带到部队。他自己被调到师的战术轮训班去学习。

新战士三个一堆，五个一群地分散到各个连队。方家窝棚来的两个翻身农民，被分配到第二连。方世兴分到五班；方志坚分到二班。

方志坚是被二班长李进山接到班上去的。李进山一边问他的出身履历，一边打量他的浑身上下，弄得他不好意思，只得低下头答话，斜眼回看班长。班长的年岁不比他大多少，蚕眉大眼，瘦精精的脸盘中间安一管鹰爪鼻，浑厚中带着英气。皮带和绑腿都扎得紧梆梆的，脚下登一双新靰鞡，走起来一溜一滑，不大习惯，不象关外人。讲话的腔调有些象老洪，兴许也是山东人，可是他不敢动问。到了新地方，有点拘束。

屯道上散着干硬的羊屎，草房象一盘散乱的棋子，东蹲一間，西蹲一間，地头上插着新的木橛子，一看就明白：这地方刚分过土地。他们走过路边有棵独立杨

树的丁字路口，走向一間低矮的茅草房。离門还有两丈远，李进山就敞开嗓門高喊：

“新同志来了！”

草房里奔出一伙人，方志坚还没辨清他們的眉目，那伙人就你拉我扯地把他拥进房里。进了里屋，又不容他細看，几只热呼呼的手把他按在炕沿上。剛坐定，一碗热騰騰的开水就端到跟前。燃着草灰的石盆也从炕梢搬到他的身边。这些动作来得好快，想拦拦不住，想辞辞不了，他只好一一接受了。那伙人手快嘴也快，七嘴八舌地爆出一連串問話。李进山摆着手說：

“別忙。先認識認識。”

嘈杂的声音靜下来。班长先把新战士介紹給老战士，后指着老战士提名道姓，一一介紹。不知道是慌乱还是兴奋的緣故，方志坚連一个名字都没記下。他只記得有个瘦伶仃的小个子，班长夸他是“神枪手”。待介紹完毕，他又冲着“神枪手”細瞅，見那人圓臉圓鼻子，两条細眉毛合起来也是圓的，眉毛下一对猫眼睛烏溜晶亮，挺秀气，看去不滿二十。

“都上炕！都上炕！”李进山一招手，首先登上炕头，別的人跟着上炕，圍成个半圓圈。剛坐定，各种各样的問話又象刨花似地飞出来。有的問后方怎样鬧清算斗争；有的問他家里分了多少地；年輕的“神枪手”問



他短缺什么东西。李进山趁机插說：

“还用你問，眼一瞅就明白了。楊占武，你有什么余富的东西？”說罢跨到炕梢，打开个白包袱皮埋头挑拣。

“神枪手”楊占武一脚跨过两个人，搶到炕头，打开一个包袱。別的人也一哄散开，掏摸各自的背包和挂包。方志坚正摸不清头脑，見班长递过来一件白布衬衣。那一边，楊占武塞过来一条叠得方方正正的灰軍褲，別的人也都拿着毛巾、肥皂、单軍衣，乱紛紛地放在他的腿上。方志坚象馬駒子似地蹦起来，把肥皂手巾撒了半炕。他漲紅个臉，連連搖手說：

“那哪能！那哪能！”

背后，側面，立地伸过几只手，把他按在原位上。李进山挪近一点，按住他的膝盖說：

“你缺东西用，我們有多多的，你就得收下。往后你有啥多的，我也不客气問你要。”

楊占武閃着猫眼睛說：

“我剛来的时候，班上同志也是这么待我的。你不收，就不象自家人了。”

方志坚猛一陣心酸，眼眶子里浮上眼泪。怕同志們看見，赶紧抬起头，望着屋梁。那挂在屋梁上的金黃的苞米串分不清是十串还是八串，合在一块，直在眼前